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梁　徵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姜姓嫄名高辛氏之妃也言溯厥古初生天下之民者是爲姜嫄姜嫄何以生民以其生后稷也后稷播穀民賴以生則不啻姜嫄生之也其生后稷如

何毛傳曰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禖是也履隨也帝高辛氏也武行敏疾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何楷曰言姜嫄從帝將事敏速上帝歆饗大降之福是以助祭甫畢身如有所震動遂早有娠而生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詞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者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居然猶徒然也言婦人產難首生尤難而如達之易並無坼副菑害之苦是上帝所以顯厥靈也乃姜嫄則心疑焉以為禋祀之後無端身動彌月首生並無留難事屬不經豈上帝之心有不寧乎前之禋祀有未安乎何爲而徒然生子也此則其見棄之由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也會值也值人伐木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而人皆聞之也旣棄而靈異如此是以收而養之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峻立也嶷端重也就成也荏菽大豆旆旆枝葉揚起也黍稷稻粱皆謂之禾役行列也穟穟美好貌幪幪茂密唪唪多實也言后稷之幼也當實應匍匐之年已能岐然而峻立嶷然而端重曁乎稍長遂能蓺五穀以成就其口食禾麥爲主佐以麻菽蓏以瓜瓞而一人之口食就生民之口食皆就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

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稷善稼穡不止因天分地而已有以人力相助

之道焉草害嘉穀故先除之便耕犁也黄土色也茂

土肥也種之黄茂物土宜也立苗之道勿密勿疏特

苗則方之均布之也吕氏春秋曰横行必得縱行必

術莖生有行則苗速長是也弱苗則苞之叢植之也

吕氏春秋曰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故三

以爲族乃多粟是也種當作鍾培之也漢書曰苗生

葉以上稍耨隴土以附苗根土厚根深能風與旱是也褎與裒通聚也苗既秀再耘之收其旁土以阜苗足則粟不秕呂氏春秋曰能使穗大而均粟圓而薄糠是也如是以相之故后稷之穡必盛發而齊秀莖節堅而枝葉完好實繁而穎垂顆粒圓而栗栗然也朱子曰堯嘉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畆恒

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天生之也秬黍也秠黍之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芑白粱也恒徧穫刈也畝棲於畝也任肩任負背負也肇始也言天降嘉種秬秠穈芑后稷教民徧種之熟而穫畝之任負之歸以祀神報之且祈之也祭祀之禮自古有之而釀秬秠以爲酒烝穈芑以爲粢則自后稷始也以穀祀神而因以祈穀則穀常熟矣此后稷之所以生民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言后稷生民之功如此迄於今后稷往矣我則祀后稷焉舂擣於臼也揄杵抒之也簸箕揚之也蹂手揉之也所重在穀故治之精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膟膋也以蕭爇脂尚臭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祭行所以速神之來猶祭祊之意也燔燒也烈炙也所以爲羞也嗣繼也今歲所以繼往

歲故嗣歲者新歲也言備物盛禮以祀之者所以興新歲之農事使有年也此周人孟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之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卬我也木器曰豆瓦器曰登盛於豆者葅醢也盛於登者太羮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信時期也庶庶幾也迄至也言俎豆始薦香氣初

升而上帝已安饗之何以臭一達而神即如期而至其誠信如此哉蓋上帝之眷后稷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不敬天而至於有罪不敢不勤農而至於有悔兢兢業業以迄於今上帝嘉今之承祀者能不替生民之功是以居歆亶時如此也嚴粲曰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以配天不亦宜乎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祀后稷也周禮啓蟄之月上辛之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是也述后稷之農事而推本於所生者見天為教民稼穡而特生后稷天眷之故以之配之也長至之配也用思文元日之配也用生民思文簡而生民繁者因祈穀之故是以詳敘其相穡之始末以昭后稷之功抑以示祀后稷者必如后稷之有功於民乃足以當天心也則庶無罪悔矣是故有相之道后稷所

以生唐虞之民也以興嗣歲文武所以生成周之民也而是詩之傳使後之長民者皆敬天勤農以庶無罪悔則聖人所以生萬世之民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比也敦苗也行道也苞叢體成也泥泥潤貌戚戚内相親也爾與邇同肆陳也言道旁之葦勿為牛羊所踐履乃能叢生並長而枝葉潤澤以比兄弟之親勿

為他人所讒間乃能同心合力而家道昌隆也故戚
戚之兄弟不可遠而日疎惟當近而日親是以相與
燕飲幼者為之設筵長者又加之以几也何楷曰此
下三章皆言燕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以為之主而
後燕飲不為虛文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設席筵上加席也周禮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

加莞席是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而侍者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肉汁也醓肉醬也燔燒肉炙炙肝𣪘切肉而升於俎也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𣪘烝是也脾主臟也禮記云賓俎脊脇肩肺脾是也臄口上肉也歌人聲比於琴瑟也燕禮旅酬之後乃歌也徒擊鼓曰咢燕無咢射有之此通下章而言歌之後又射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堅猶勁也鍭矢也爾雅云金簇翦羽謂之鍭鈞停也簇與幹輕重稱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四鍭既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呂祖謙曰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

鋘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君卿大夫之通稱嗣位而主祭者也曾孫

為主故兄弟皆稱賓也醹厚也大斗長勺也勺挹於

尊而注諸爵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也燕禮之後有

無算爵故挹以大斗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

黃耇者飲酒既畢乃乞言於兄弟之年老者也台隆

起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隆起也引導翼輔也少者乞言老者指引之使不迷於所往勸勉之使不怠於所行也祺安也景明也此少者祝老者也恐其身有未安故禱其壽考維祺恐其心或昏憒故欲其介以景福也老者敎之少者祝之各盡其道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燕兄弟也古者燕禮通乎上下非徒飲酒而已先王敎養天下之道在是焉是故莫遠具

爾所以親親也授几緝御所以長長也旨酒獻酬所以養陽也庶羞迭進所以養陰也序賓以賢所以賢賢也序以不侮所以敬德也以祈黃耇所以廣敎也以引以翼所以幼幼也壽考維祺所以老老也經之以禮維之以樂參之以射而文武之事備矣君子是以知燕之為義大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此尸嘏主人之詞也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也

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感德心滿如飽也醉酒飽德如此故願君子萬年天助爾以明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殽俎實也將進也昭明通於事也何楷曰言助發其智慮小事大事無不周知所謂景福也曹粹中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慮也今錫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融貫通也昭明而至於貫通則其明逺矣高者識超於事先朗者鑒徹於事後故其所為之事無不令終言善全也所謂知終終之也俶始也事理無盡終則有始其明無窮其福亦無窮故公尸又有嘉言以告之也呂祖謙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故宗廟之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静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静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謂賔客助祭者也攝檢

也此工祝致告之詞籩豆靜嘉即楚茨所謂苾芬孝祀神嗜飲食也攝以威儀即楚茨所謂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也祭主於誠禮主於敬誠不可見而寓於敬故相攝以威儀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匱竭也孝者萬善之源也其德生而不已無有竭時故天亦錫之

以其類使永無匱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祚福胤子也言其類維何不越乎室家之間蓋孝子孝其妃亦孝也夫婦皆孝天又錫以能孝之胤子故曰錫類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言其胤如何乎彼既能類其父則天將被以爾身之禄使亦嗣位而為天子也既已嗣位則

景命所集又有附屬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朱子曰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輔廣曰既有賢妃又生賢子孫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受釐也主人饋食尸嘏之也其詞繁而願奢似諛而非諛也易有之曰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吉凶生矣言吉凶之與善惡類也惡與凶類善與吉類造物無心各予之以其類而已既醉所詠籩豆靜嘉威儀孔時則君子之孝可知也君子孝故有孝子嗣子孝則所生者皆孝矣所謂類也永錫祚胤類也從以孫子亦類也不寧惟是嗣子孝則其妃亦孝所娶之婦皆孝矣室家之壼類也釐爾女士亦類也昔周之興也大王王季文王皆孝子也太姜太任太姒皆女士

也太姜生王季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武王與邑姜又生成王以及無窮所謂永錫爾類也其前如此其後可知其享福之隆極古今之異而其獲福之故實庸行之常君子是以知孝之為道大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比也鳧水鴨鷖鷗也鳧鷖行徐而有度游泳而不爭

人之和羣而媚於禮者似之故以比衆賔也在涇比在燕也衆賔皆在而公尸乃來氣度安寧亦如鳧鷖也爾謂主人也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所謂酒清也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所謂殽馨也公尸來燕則福禄亦隨之而來祭祀所受之嘏至此而乃成矣爾主人而目公尸衆賔頌祝之詞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禄來爲

比也沙水旁也凫鷖在沙散處徐行以比衆賔在燕各事其事也來宜謂事皆愜於心也獻酬賸致皆舉所謂酒多也主人獻後薦脯醢賔升筵設折俎所謂殽嘉也為助也福禄來助使諸事咸宜也

凫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

比也渚渟而不流也凫鷖在渚聚而不飛以比衆賔

入座安而不動也公尸來處亦安之也此辯獻之後大夫皆升就席工歌笙入之時也湑酒之泲者也旅酬之後尊壺不足故泲之所謂酒湑也賓升席坐乃祭脯醢所謂殽脯也來下者人處於此故福祿亦降於此若自天而下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比也潨水會也鳧鷖在潨四處來會以比衆賓旅酌

皆獻公尸也燕禮正歌備後乃立司正遍獻旅酬皆以進公令公亦齒而尊尸故皆獻尸也來宗衆尊之也于宗在宗室也言昨日祭畢既燕于宗而福祿依降令又賔尸而燕之則福祿之來積而愈崇矣徐常吉曰祭畢之燕尸不與以其象神不敢留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即所以尊神也

鳬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比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鳧鷖在亹相隨而出以比衆賓燕後出門而歸也熏熏和悅也言公尸之來當其止而飲食之時固已熏熏焉今將歸矣而旨酒猶覺欣欣有餘歡也燔炙猶覺芬芬有餘香也公尸之燕飲如此則人懽而神神亦喜永降之福而無有後日之艱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燕公尸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也君申其

惠臣歆其和人有餘懽神有餘福其致此者非一日之積也是故讀芣苢知婦子之和平誦鳧鷖知臣工之委蛇婦子和平家皆静好也臣工委蛇人皆正直也所謂皡皡而不知為之者與

君子於鳧鷖有餘思焉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禄百福子孫千億

賦也假當作嘉君子謂王也顯顯光明也民庶民人

有位者也右與佑通申重也干求也言可嘉樂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故能宜民宜人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也民人者天之心也能宜民人則合天心而受天祿故保其身佑其行命為天子而又申之使其干天祿享百福而子孫衆多至於千億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賦也穆穆深遠皇皇美大君諸侯王天子也穆穆皇

皇宜為君王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愆過忘遺也率循由行舊章成法也不敢有過誤不敢有遺忘惟前人之成法是遵能法祖也抑抑謙下也秩秩有序也匹偶也所謂公侯好仇也不敢怨其匡拂不敢惡其倨侮惟羣臣之嘉言是從能納諫也行先王之仁政則百姓咸被其澤故率由舊章乃所以宜民也從臣工之嘉言則賢人得行其道故率由羣匹乃所以宜人也由舊章以宜民由羣匹以宜人此武王

之所以干禄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賦也燕安也朋友謂諸臣也書曰友邦冢君謂百辟也又曰大史友内史友謂卿士也觧與懈通塈息也

言君子之令德如此則可以受無疆之福而為四方之綱綱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方之民自安也四方既安則君張其綱臣理其紀而清燕之福及於羣臣

矣羣臣既安則順天子之德意以各盡其職而四方之民益以安息矣呂祖謙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故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何楷曰四方之綱宜民也燕及朋友則宜民乃所以宜人也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宜人也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則宜人乃所以宜民也

假樂三章章八句

假樂美武王也大明之詩曰保右命爾此詩亦

云故知為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為天子者惟湯武為然故中庸引此詩為大德受命之証也武王之為天子也上承穆考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實録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禄所必然矣太史公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詠文武之德不益信乎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

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厚也書曰公劉克篤前烈是也康安也公劉
之祖不窋失官而奔於戎狄之間公劉不以其地為
可居而遂安之也乃疆乃理敎耕植也乃積乃倉裕
蓋藏也為居者謀也裹餱糧于槖囊為行者備也輯
和光大也為居者謀思以和輯其民人為行者備思
以光大其國家於是張弓矢揚戈戚以啟行盖將擇
地而遷都也深謀遠慮動出萬全此公劉之所以為

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于往胥相原地名宣布也巘山舟帶也鞞刀鞘琫刀飾也言公劉初遷往相原地而本國之人從行者庶聚處者繁又有他國之歸順者宣布散處皆悅公劉之德而無愁歎之聲公劉于是陟山降原以相之將欲久居之也陟降徒行故人見其帶以玉瑤為

佩而鞞琫飾刀也呂祖謙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逝往也百泉地名杜佑云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溥大也南岡百泉之南山覯遇也京豳地師衆也京師之名始此言公劉逝彼百泉欲瞻溥原升其南山乃覯豳地以為更勝於原故遂

定都而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處其當處者也廬旅
安其旅寓者也言言公言之出令也語語咨商之議
政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與祭之容也何楷曰行遷廟
之禮是也筵几爲神設也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
神也遷廟之禮奉神之衣服至於新廟奉者升君從

升所謂既登也祝曰令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所謂乃依也造名而進之也有司曰曹既祭之後乃召羣臣將燕之也牢豕閑也執豕于牢食之也酌之用匏飲之也宗之立宗法也呂祖謙曰上則統於君下各統於宗葢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土地漸闢既廣且長矣景測日也岡

升高也何楷曰既景乃岡者視陰陽之寒燠使種植各適土宜又觀其流泉之所經使溝洫得盡水利是也單周也言公劉自啟行以來止宿之處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今既定都矣宿衛之士散於田野故度其原隰晝井授田以徹法行之使通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為糧此寓兵於農之道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朱子曰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賦也館舍也何楷曰造作之處也百工之來不皆本
國之人故為館以處之是也橫渡曰亂張守節曰公
劉從漆水橫渡渭水而至南山是也厲砥鍛鐵也止
居基始理治也厲鍛既取器用皆利而相宅授田經
武之始事益以理矣止基既理居者益衆而又有來
者於是度二澗而處之何楷曰皇澗縱故夾其兩旁

過澗横故在水北而南鄉是也所以處續有之衆故曰止旅芮水名在隴州鞫水外也久而止旅益密故又度芮水之外而處之也呂祖謙曰風氣日開編民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始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始遷豳也周以忠厚開基而積功累仁自公劉始觀其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養民者裕矣

陟巘降原陟罔覯京勤民者至矣庶繁順宣處處廬旅奠民居者固矣隂陽流泉度其隰原制民産者詳矣于豳斯館取厲取鍜利民用者周矣厚於為民所以為篤也而且弓矢干戈以飭武備玉瑶鞞琫以修禮服筵几登依以肅祀典執豕于牢以示儉也酌之用匏以尚質也飲之食之以廣愛也君之宗之以教敬也其軍三單兵制定矣徹田為糧農政詳矣其勤勞儉樸猶

留渾噩之遺而創制顯庸已開官禮之兆積累
可謂深厚綜理可謂周密矣深厚之謂篤周密
亦謂篤故每章皆以篤稱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比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挹取也餴淅米也饎飯也
言遠酌行潦之水挹而注之於器則可以餴饎以比
詳察小民之情取而注之於心則可以養民也故豈
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可以為民之父母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比也罍祭器也能挹行潦可以濯罍以比能恤民隱可以事神也民神之主也故恤民即所以事神神依之則民愈歸之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比也溉器之當滌者也塈息也能挹行潦則物之塵垢皆可濯之以比能恤民隱則心之汙染皆可除之也故豈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嗜好功利之念皆

息矣我無欲而民自静故可以為民之攸塈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昔武王誥康叔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召公之意亦猶是也故以泂酌行潦為比以為人君必遠察民情而

知其艱難自能養民如行潦之餴饎天畏棐忱自能事神如行潦之濯罍無康好逸豫自能修德如行潦之濯溉矣是故致治之術無他常取民情而注之心則保民之事自此起厲民之政自此息周公之陳七月召公之作泂酌此物此志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陵也君子謂王也矢陳也言卷阿之

上風來自南王以此時來游喜而作歌以陳其和樂之音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伴奐開舒之貌優寛徐也彌充而滿之也酋久也言志意開舒而來游於此寛徐以游而時休於此所以適其性也既適其性必推而廣之以滿其量使萬物各適其性斯受天之眷而似先公之悠久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既甚厚矣然山川城邑皆有神靈必彌爾性使恩澤及於四海然後可為百神之主而常有土宇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言受命長茀祿康所謂純嘏也然

福本於德必彌爾性使德純而不已乃可常享此純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皆本於彌性顧性之量遠矣其充於已者自為之其及於人者必有衆賢之助焉鄒泉曰馮者忠諒可託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德者修已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而不怠於所

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敷言而為四方之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猶穆穆也卬卬猶皇皇也君顒顒於上彌性也臣卬卬於下引翼也圭君所執也璋臣所執也何楷曰兩璋之合則為一圭君有馮翼孝德與為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力比附如璋也如此則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其聲譽近者挹其丰采而豈弟君子得以敷政優優為四方之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集衆鳥集也鳳凰飛則衆鳥從之而集於所止之處也藹藹和羣貌忠厚慈祥曰吉謂已享福而人亦蒙休也媚順愛也王多有藹藹之吉士則可以惟所使而皆能媚於天子如衆鳥之集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興也鳳凰之飛上傅于天高之至也王多有藹藹之吉人則可以惟所命而皆能媚于庶人能媚庶人則萬民愛戴而王愈崇高亦如鳳凰之傅于天也夫下媚庶人卑之至矣而得衆乃可配天其卑也乃其所以為高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山之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桐生之茂也雝雝喈喈鳳鳴之和也言馮翼孝德王欲其有吉士吉人王欲其多其所以有且多者有道焉觀於鳳凰而知之矣鳳凰之鳴何以必於高岡以梧桐生於高岡之陽也鳳凰非梧桐不棲故梧桐菶菶萋萋斯鳳凰雝雝喈喈矣梧桐茂而鳳凰至禮貌隆而賢人來其理一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賦也言欲禮賢人必需車馬謂帛馬以聘之車服以庸之也今王之車則既庶且多矣王之馬則既閑且馳矣朱子曰此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是也遂達也詩不必多惟求達作歌之意耳其意無他欲王求賢而已故王之來歌以矢音也昭和樂之志也臣之矢詩以遂歌也盡忠告之心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泂酌之戒勸養民也卷阿之戒勸彌性與求賢也君德莫先於彌性王道莫大於養民而所以上成君德下奠民生者惟賢是頼故歸於求賢也能此三者君人之道備矣君作歌以志喜臣遂歌以陳箴此即雝雝喈喈之聲亦不必待鳳凰之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與迄同至也中國國中也詭隨懷詐而面從也謹斂束之意明人所共見也柔寛而撫之也能馴而習之也言民至今日亦云勞矣可以少安矣國中之民安而後四方可安也安民安國其道無他無縱詭隨而已蘇轍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悦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寇虐無畏之人止而王室定矣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休息也逑聚也民得休息則聚而不散矣惛昏怓亂也何楷曰詭隨之人其心不明惟欲變亂成法以逞其寇虐之謀此民之所深憂也夫其惛怓更張豈不自謂勤勞而有害無利是徒棄此勞耳故勸其無棄爾勞則已無事而王亦享安静之福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已也惡匿於心曰慝不畏明陽惡也將虐小民故不畏人之見之也作慝陰惡也將害正人故畏人之知之也沈守約曰我禁奸奸愈伺我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可疎惟親近有德斯彼之窺覷消此謹之之道也何楷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有德豈肯近乎故必敬慎威儀則所以近君子者在此所以遠小人者亦在此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猶憇也泄猶洩也勞憇則憂洩矣醜衆也厲害也醜厲為衆言以害正人也如是則正人必敗而所以為寇虐者酷矣戎汝也小子年幼也言汝雖年幼而王既用汝則進君子退小人之責皆在於汝此其所係甚大不可縱詭隨信醜厲而敗正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親附也朱子曰小人固結其君是也小人之無良惛怓罔極醜厲其根皆起於繾綣詭隨其君委曲親附至於結而不觧則敢於無所不為矣正反云者與正道反也以正者為非而不正者為是也正敗猶有正也正反則無正矣玉寶之也愛而成之也言王之用汝欲玉汝也王欲玉汝我不可以不諫汝汝既日在王側見詭隨之人必無縱之不然而小人

至於繾綣則君子至於正反將民無由息而國無由綏矣故諫汝乃所以為王也大諫云者大其聲而疾呼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戒近小人也賈誼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故民勞者國危之漸也民何以勞有虐之者也人何以能虐民盜君之權也何以盜君權以其詭隨也心知其不可而詐隨之則

無所不隨矣人君悦其隨也彼則乘其悦而盜其權以虐其民矣此固詭隨者之無良亦以有縱之者也為大臣者見詭隨之人悦其圓而可共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反噬也而不知既能詭隨必至繾綣而無良惽怓罔極醜厲之態皆出於是乎不畏明而為民憂矣作慝而俾正敗且正反矣蓋一念不謹悦其隨而縱之以至於此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能如是則可以謹無良而

近有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反其常也癉病也話言猶謀也管管

依據也亶實事也言上天反常下民盡病惟頼大臣

維持之也今出言既不當為謀又不遠不以古聖為

依據不切當今之事勢是日謀而終未遠也則不可

以不諫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言天運艱難無軒軒然趾高而氣揚也天步顛躋無沓沓然意怠而神弛也猶遠而出之以話曰辭辭出而羣臣和輯則議協而民心合矣辭出而我王悅懌則政行而民事定矣出話之然在於猶遠故

謀不可不慎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事職事也僚同官也即就也囂囂自是也服事也芻蕘採薪者也言我與爾雖異職事同為王官我即爾謀欲猶之遠以為王也爾乃囂囂自是而不受人言則過矣夫我之言皆可見之施行所謂實於宣也汝勿以為迂濶而笑之古人有言詢於芻蕘而況

同僚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虐殘也謔謔戲也灌灌猶欵欵忠告之狀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虐民則更甚於艱與蹶矣爾乃謔謔則更甚於憲憲泄泄矣蘇轍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

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也夸誇也毗比也誇於外而比於內小人之狀也夸毗則威儀卒迷而善人不為用故載尸也殿屎說文作唸㕧呻吟也葵揆也資貨猶貲也言民苦於虐呻吟而已莫敢與我為衡然民者上之資也今

皆喪亂則無資矣財聚民散則財亦散而猶不惠我

師乎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牖也壎篪相和也圭璋相合也以法止邪曰

辟自此以下言遠猷也遠猷非小子所能為欲其告

王也民方殿屎則莫先於惠民民性本善皆原於天

天賦性於形猶開牖於室使其明也命分而為性故

天倡則人和如壎如篪也性聚而為命故天行則人合如璋如圭也發其性之所固有如取諸懷也迪以才之所能為如攜其手也因其性而教之勿益其所本無則牖民甚易耳所謂明明德以新民也若不脩德而立法則民殘矣人心有欲民之罹於辟者原自多端不牖其性而立法以禁欲則比戸可誅矣故戒其無自我而立辟也任德而不任刑此恵民之遠猷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善人載尸故惠民之外莫要於用人价人大人也王朝之公卿也大師京師之大衆也大邦成國之諸侯也大宗大夫之强宗也宗子王之適子也藩籬垣墻屏樹翰羽也何楷曰善人在朝則天下消其逆萌而莫敢踰越故曰藩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垣王者以天下為家侯甸采衛列於門庭故曰屏勲閥之

舊枝葉之蕃足以羽翼王室故曰翰是也用人之道先繫其心人罔常懷懷於有德王修德而使其懷之則藩垣屏翰乃心内向而王室寧矣不然則虛設而不為我用所謂載尸也至於宗子上嗣王而下為臣民之望乃王之城所以自衛也一有失德嫌疑内生則城壞而藩垣屏翰莫不離心王乃獨處於上矣至於獨則可畏矣至於獨而斯畏則已晚矣故願畏之於早也修德而畏獨此用人之遠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豫怠也渝變也馳驅縱恣也王與往通衍舒徐也言惠民在於修德用人亦在於脩德德何以脩敬而已矣敬者即目前之境而存其心也方虐方懠天之怒也敬之則不敢戲豫而謔謔夸毗之狀除矣方難方蹶天之渝也敬之則不敢馳驅而憲憲泄泄之態斂矣且天之當敬亦不待其怒與渝也雖平居作

息天亦無不在焉昊天明矣爾必有出往之事天亦及爾出往無所之而不隨也昊天旦矣爾必有游衍之時天亦及爾游衍無所處而不在也敬之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之謂也知上帝之臨汝則戒謹恐懼不敢懈於隱微此修德之遠猷乃惠民用人之本也

板八章章八句

板誨遠猷也當天怒人怨之時乃徐商牖民懷

德敬天之事近於迂闊而寡效無怪小子之蹻蹻也然而我言維服實之於當前之事勢則知之矣國家之要莫大於得人心人心未離雖危而可存人心已去雖安而易亡欲得人心非美言小數所可邀也必牖其固有之良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念油然而不容已則民心不摇而藩垣屏翰皆環列而不敢動再加之以敬天則懷德維寧而宗子之城永不壞矣此實救時

之切務非迂濶也且夫天性民所固有取之擕
之至便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宗子具在也以
德懷之至順也天隨處而皆臨敬存心而即是
乃知所謂遠猷者其事至近而且易也聖謨洋
洋嘉言孔彰而世卒莫之聽亦獨何哉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章四百三十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梁　徵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之辟法也烝衆諶信也言蕩蕩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乃暴虐下民多罹於刑法有如帝命之者豈天生烝民其

命果難信哉天命之性本無不善故人之生也靡不有初而氣拘物蔽鮮克以善道終者是以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比而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詞歎紂之不克終也彊禦暴虐也掊克聚斂也服事慆慢興起也力用力也言文王當日嘗咨嗟而謂紂曰彊禦掊克人之所惡汝

乃使之居官任事是天所降之慆德而汝用力以興之違天命而拂人性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比而賦也而爾也懟怨攘奪也作讀為詛祝讀為呪詛呪怨謗也言汝與彊禦有故也天命之性仁柔義剛爾禀義類不能全其天德之剛而流於血氣之勇是以亦彊禦而善怒人畏其怒而流轉其言以對汝

所謂詭隨也人詭隨以謾汝汝乃用之於內故能盜汝之權而奪民之財所謂寇虐也寇虐肆行則怨謗紛起莫知底止而亦不可究詰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比而賦也炰烋武健貌背反側傾也陪貳也王之貳則三公也卿六卿也言汝興掊克有故也汝彊禦而寇攘式內故汝之臣皆虐民而為汝斂財斂財是斂

怨也汝乃以為才而用之是斂怨以為德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明德也爾以貪暴之習昏其本性是以小人斂怨雖反側已露而且謂無有君子布德雖堪為陪卿而終於不用也顔師古曰言不别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為卿貳者皆不知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比而賦也湎沉也式用也言爾德不明多由於酒然

非天湎爾以酒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其言而用之故沉溺於此容止皆愆號呼無度而晝夜不分其鮮克有終者皆由於人非天為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羮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比而賦也蜩螗蟬屬沸水涌也如蜩如螗言之亂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廷也如沸如羮政之亂也號令紛起如水之沸錯互無章如羮之雜也先王之法無小

無大近皆喪失而舉國之人惟以率由導行為尚莫敢違亦莫敢諫也㬎本作顯多其目以視之也國語曰王得衛巫使監謗者道路以目是也䰟方蠻方也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比而賦也老成人舊人也典刑舊法也言蜩螗沸羹時不善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昔殷之盛時

人與法俱善今皆不用乃政變非時變也然舊人雖無舊政尚在但人有以典型告者汝皆不聽是以大命將傾耳設一聽而用之未嘗不可轉亂為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比而賦也顛沛仆也揭蹶起之貌撥絶也言大木將仆枝葉未害而本根先撥是以揭然而仆耳四方猶枝葉也民心則本根也夏商之末諸侯未叛桀紂暴

虐以失民心自絶於天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故言殷鑒不逺在於夏世則周鑒不逺在於殷世可知也無一語及於時事而能令聞之者惕然知戒亦可謂善於立言矣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諫厲王也厲王之行有似于紂故設為文王咨紂之詞非徒指危亡以示儆其反覆於天人之際望王之改過易亂者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今夫國何以亡其本仆也本何以仆失其民也民何以失用貪暴以斂怨也何以用貪暴其德不明也德何以不明由湎於酒也然而天不湎爾以酒也靡不有初爾之明德自具也猶有典型匪上帝不時也但使戒爾沉湎以明爾德則掊克之斂怨彊禦之寇攘皆能知之斥遠小人蠲除苛政得民心而培國本反覆手之間耳本實既固聽老成而用典型可次第舉也

此召公所以惓惓望王之克終而非徒借成言

以譏時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謙下威儀禮文也隅廉角也德麗於威儀則矩矱方正如有廉角也但愚人不能知智者知之又以為不足謹則靡哲不愚矣夫衆人之愚氣質昏昧是其疾也哲人之愚則自暴而反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强覺明訏大謨猶皆謀也命號令也辰時則
法也言所貴乎威儀者何也朝廷之上莫强於人有
人而後四方訓之焉人之所以訓四方者以其德行
著於威儀昭明有覺故四國順之也訓四方者以人
誥四方者以言以天下之計長久之規為定命而辰
告之其言善矣然空言無實民弗從也必敬慎威儀

使所言者皆著於躬行斯民皆則而效之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
爾言小子者放此紹緒刑法也共敬守之也言古人
之貴威儀如此至於今日迷於威儀而亂於政隳德
之隅而荒湛於酒以此為尚所謂靡哲不愚也汝雖
湛於酒而樂從所尚獨不念所承之統緒乎先王之

成法甚明豈可不廣求而敬守之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賦也章表率也作事逷遠也言人雖尚酒皇天弗尚汝無蹈其餘波如泉流之淪胥以亡也試思天壤之間内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灑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皆宜敬慎威儀以為民則何處可容汝之荒湛哉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玷缺也言既不敢荒湛則必質爾之民人則必謹爾之侯度所以戒不虞也其質之謹之之道不外出話與威儀必敬慎威儀使無不柔嘉至於出話尤宜慎密白圭之缺尚可磨鑢言語一失則不可救矣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蓋謂此也

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無易由言戒其心之輕視也無曰茍矣戒其口之輕發也雖莫捫其舌而亦不可逝則所以謹言者至矣既能慎爾出話更宜敬爾威儀蓋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故必無不柔嘉以順於朋友并及於庶民小子則侯度愈謹而子孫繩繩不墜厥緒亦人民愈和皆

奉以為則而承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遐何愆過也屋漏室中明處也覯見格至度測矧況射斁通厭也言人之修德顯微一致皆不可愆於威儀當其見人之時固宜和柔爾顔勿令有愆即在暗室之中亦不可愧于屋漏無曰隱微人不

見也鬼神之德充滿天地焉知屋漏之中鬼神不至

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斁而不敬乎劉瑾曰不

遐有愆者省察之功慎獨之事也不愧屋漏者存養

之功戒懼之事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而比也辟正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

曰童虹與訌同紛惑也言將正爾之德使盡善而盡

美則必動靜之間淑慎容止不愆於威儀慎而不僭
淑而不賊斯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無德不報也若
謂無威儀而民則之則是以童為角惑小子耳無此
理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忍貌緡綸也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受
綸以興溫溫之恭人乃可以成德也溫溫和也恭敬

也敬而且和所謂抑抑也德基猶德隅也隅方則基正也然則抑抑威儀實出身加民之要乃哲人聽而行之愚人聞而不信夫其不信必自以為智而不知不受善言乃真愚也故曰民各有心外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自此以下反覆警愚人也朱子曰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

之者詳且切矣假令汝未有知識既長大而抱子亦宜有知矣人若不自滿盈能受教戒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唐汝諤曰哲人惟不自滿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開正以滿假之為累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夢夢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

虐害也言不以我為教之使明反以為虐之使苦也

九十曰耄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此之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止語詞忒差遹僻棘急也此總承上

文言我之所告修辭修德宜慎威儀者皆先王之明

刑乃舊章非私言也汝能聽而用之用戒不虞庶無大悔否則淪胥以亡耳天運艱難既喪厥國矣葢謂幽王之事也前鑒不遠天命不僭若愆於威儀而回遹其德以迷亂於政則民困急而國亦危矣豈可聽之藐藐也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自警也賓之初筵悔自亂於威儀故抑之作於威儀三致意焉且夫威儀者聲音笑

貌云乎哉威儀之著莫大於言行行而合乎禮所以為德之隅也言而體諸躬所以為民之則也威儀之美莫大於敬與和克共明刑無易由言敬也屋漏之中亦懔鬼神則敬之至矣輯柔爾顔温温恭人和也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則和之至矣本和敬以美威儀此詩之大旨也淇澳之美武公也瑟兮僩兮者敬也寛兮綽兮者和也大學引之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為此明

德之至善也中庸之傳道也戒懼致中敬也發
而中節和也而推之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以為此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武公其知之矣謂
之睿聖不亦宜乎
菀彼桑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也逐葉摘取曰采循條彙取曰捋連
條伐取曰劉瘼病殄絶也倉兄與愴怳同填塞也倬

明貌矜憐也蘇轍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故詩人取以為比言周之盛也如桑之茂其陰無所不遍至於厲王肆行暴虐則王室忽焉凋敝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憤塡胸呼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騤騤不息貌翩飛揚也朱子曰厲王之時征役

不息故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是也夷平泯滅也黑髮曰黎火餘曰燼步運頻蹙也天下之亂生於王心厲王好兵故亂生不平列國無不被害丁壯盡行俱有死亡之禍其幸存者亦鋒鏑之餘耳民生既困則國運日蹙是可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蔑無資賴將佑也疑與嶷同定也君子謂厲王

也無競莫強也厲階禍始也梗患也言民力已殫國無所賴而天心不佑欲居則無所定欲行則無所往其危甚矣原厲王之秉心不過欲莫強於天下耳非欲虐民以危國也其專利監謗以為禍始者誰實為之而使至今為患乎則不得不追咎榮夷公衛巫之厲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賦也土宇疆域也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念我土宇者王室亂則天下可憂也逢天僤怒者民叛王奔是天怒已甚也鎬京在西中原在東靡所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既病四夷交侵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而比也慮難曰謀防患曰毖況象削減也憂恤撫

民也序爵用賢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言天子已出四國皆叛時事如此惟望共和之二相能謀能毖而後亂况可滅也謀毖之道惟有憂恤百姓惟有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如濯水以觧熱也不然則何由能善哉有相與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並也言當此時而仕進如鄉

風而行其唈必甚故民雖有欲進之心而並云力不能逮皆稼穡以代禄而已以為惟此可以資生是寳也且可因以免禍故好也君子皆不欲仕則雖欲序爵而無由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贅綴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是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言民叛王奔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

王矣今又降此蟊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後又有饑饉也哀痛中國其君俱危其野盡荒則雖欲憂恤而無從矣憂恤序爵兩無所施則我之謀焚亦窮靡有心力以憂天矣是不得不專望共和之二相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考成也言二相行政上不叛王而下撫其民是乃順理之君民人所瞻望者也凡我朋友皆當

秉二公之心宣布其謀猷以慎成其相業乃所以忠於王也而又有不順之人不與二相同心獨出意見自以為臧則是别有肺腸而且能惑民使至於狂也史稱厲王奔彘太子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之是不順自獨而俾民卒狂者實有其人故下以朋友之義反覆開導之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甡甡並行之貌譖誇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中林之鹿尚然並行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被譖而退者固憂得禍譖人而進者亦豈能得福乎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之謂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言禍福倚伏不可預知夫惟聖人所見者遠其言亦遠雖百里之外如目前也若愚人不顧其後遂

至敢於為狂且以狂為喜也我既知之且能言之何為畏忌而不盡言哉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從也復重也言從二相而不叛王者皆良人也叛王而圍太子者皆忍人也爾於良人則弗求而從之於忍心之人乃顧而復之是民已好亂而爾又倡之寧以其身為荼毒斯民之具也果何為哉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行也中垢中心汙穢也言風行有道多從空谷而來人行亦有道皆從中心而出彼順二相之良人由於中心之純善若不順而自獨且俾民狂者皆由於中心之汙穢欲因亂以取利也故下直以貪人目之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興也以風之有隧興人之有類也言貪人好利則必自敗爾與同之亦必同敗是貪人不可與為類明矣乃爾聽我之言亦隨口對答再誦言而使爾行之則如醉而不醒所謂從而不改也爾既不用良言則我之言亦多事矣是爾悖而使我亦悖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陰與蔭同庇覆之也赫恐也言爾雖如此我終以爾為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如弋飛鳥時亦獲之朱子曰謂我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是也我既確有所見乃往告汝欲汝轉禍為福是庇蔭汝也汝乃不從而反謂予來恐動則不諒予之心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賦也罔極無定職專也涼薄背反覆也回遹邪僻也言民心罔極爾又專為涼薄而工為反覆是與為罔極也導民以叛是不利也爾乃為之而惟恐不勝民多邪僻爾乃專與之爭而用力以勝之是導民以惡而貽民以禍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陰取曰盜明奪曰寇言民生未定爾乃

陰取其財而又明奪之是由盜以至於寇也為不利
競用力為盜寇皆所謂涼也我曰涼不可也爾亦曰
涼不可也不旋踵而背之且從而詈我則所謂職涼
善背也爾雖自文曰背而詈者非予也然我則既指
爾而作歌矣是豈可不深愧而速改也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良夫所作也左傳秦穆公云周芮良夫
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也厲王天姿英

武本足與有為特以用人不審長父導之以好兵榮公導之以好利至於衛巫監謗而民不堪命矣禍機一發天王蒙塵儲君匿迹諸侯皆叛四夷交侵非周公召公竭其忠貞調和共濟豈復有周室哉然二公虚天位以待王而人不諒也召公舍其子以靖亂而人不知也故當時士大夫或有不附二公而陰與為難者所頼良夫之徒辨明順逆彌其讒慝而消其反側於是乎

共和之功成而宣王之中興亦基於此矣國以人亡亦以人存用人可不慎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雲漢昭則天晴不雨可知也雲漢回則夜深望雨可知也何辜今之人非怨天也欲知其罪而修省之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

卒盡也憂雨已切禱雨已勤則上天亦宜我聽矣望之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畜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祭宗廟也奠以禮神于上瘞以禮神于下也宗尊克能也丁當也言后稷欲救旱而不能上帝能救旱而不至與其災下土之小民毋寧使災當我身也不

愛其身以救民仁之至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孑孤特貌遺留也則不我遺言不止黎民靡遺并我亦不遺矣如是則豈可不相畏乎恐先祖之祀亦將自此而摧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地以自容也大命衆命也近止隣于死亡也靡瞻靡顧無所仰望也羣公先正雩祀所及也言羣公先正於我尚疏或不我助父母先祖則至親也何忍使我至於此極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濯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濯也魃旱鬼也惔焦熏灼遯逃也言羣公先正神有來去或不我聞上帝則日鑒在兹也而降災如是豈我有失德將使避位而去乎無所歸咎而自怨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去遯也蘇轍曰始以旱故欲遯去繼又以棄位

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以求濟斯難不敢去也瘨病憯曾莫暮虞度也言農之始耕已祈穀于上帝稼之方納預祈年于天宗亦孔夙矣春祭方社秋又報之實不莫也敬恭神明如此宜無有悔怒之者乃上帝不度我心而病我以旱曽不知其故也嚴粲曰水旱之災必有以致之但痛我不知其故耳若知其故則當速改之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當作有紀數也鞫窮疚病也庶正衆官之長冢宰衆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見十月之交左右侍御僕從之人也周救能耐也止語詞卬與仰同里與理同辦理之也言散倉廩以賑濟其數亦無有紀極矣不止公帑凡有祿者皆勸施焉庶正冢宰以賙恤之故而至於窮病趣馬師氏膳夫以及左右無人不周濟亦無不耐心為之不敢有厭倦也君臣同心

竭力賑恤瞻仰昊天不知更當如何辦理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假至贏餘也成勞正政也有嘒其星則
未有雨徵也羣臣竭其精誠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
無餘矣然尚願勉之也前既靡人不周今當大命將
近之期不可棄爾成勞也非求為我之一身國家庶
政皆賴以定不可不益求所以昭假之也故仰天而

訴之曰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望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宣王憂旱也厲王之末頻年大旱宣王繼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作是詩也詳繹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葢消弭補救之道皆具不止縷述其憂憫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崧竦也嶽周禮所謂嶽山雍州之鎮也駿峻也甫仲山甫也何楷曰謂申伯與仲山甫德位相同所以重申伯是也蕃與藩同蔽也宣布也言竦然而高者嶽山也應國家將興之運而降其神靈生甫及申使為王室之羽翼以藩屏四國而布其德澤於天下葢天生聖君必生賢佐理固然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猶娓娓恭順也纘繼也于往式法登進也申本侯爵而言伯者命為方伯也范處義曰申侯佐王有功故王繼授之事改大其邑俾邑於謝以為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又命召虎往定申伯之宅大其城郭宮室以進於南方諸侯之上使子孫世世常守其藩宣之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作起也庸功也徹徹法也傅御申伯之家臣也私人謂從行者也言謝宅既定王乃命申伯使式是南邦前言南國是式者明王之意也此言式是南邦者明申伯之職也所以邑於謝者使因謝人以起其功益據大城撫大衆而後可以鎮服諸侯也又命名伯使徹其土田正經界定賦稅也又命傅御使遷其私人給資糧授田宅也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

家道成王之所以待申伯者至厚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完善也藐藐深貌蹻蹻壯健濯濯光明也此總承上文言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也謝城築而完善寢廟成而髙深召公既竣事而告王也王錫申伯將遣之也賜以四牡之壯馬又賜以馬首之金鉤馬膺之樊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遣使之國也圖謀也謀爾居而莫如南土者擇重地以展全才也介與玠通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鎮圭王命申伯鎮撫南國故使執介圭以往如天子之自行是也呼王舅而告之曰汝往近矣其所以命汝往者則以南土與荆徐為隣欲汝安内攘外永保無虞不止南國是式已

矣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信果邁行也申伯戀王不欲遽往至是始果行也郿地名餞送行也言還南者申伯之國在南也謝于誠歸者今始誠歸于謝也峙積粻糧遄速也言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已取什一之稅而預峙其粻倉庾有儲蓄廬市有委積用以速申伯之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老而壯也嘽嘽衆盛貌鄭康成曰周徧也戎猶汝也翰幹也申伯入謝遍邦內咸喜曰汝乎有善君矣是也又言申伯之聲名豈不顯乎是王之元舅而允文允武可以為百僚之法則者也其為良翰必矣元舅者后父也頌其文武而兼言元舅者固以見申伯地處親賢威望素著抑以見宣王之封申伯

實以其才堪勝任非徒加恩於外戚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以手搏物曰揉誦詩成而工師誦之也碩大風聲肆長贈送也言申伯所以有文武之才者本于其德也柔溫也寬也溫以撫之寬以教之也惠順也上順天理下順人心也柔惠者恐其無斷申伯則又能直焉是非明而賞罰公也如是則強者治以剛弱者

綏以柔萬邦雖廣協而馴之如手揉之矣懷其惠者頌其仁畏其直者頌其義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矣盖欲申伯懷遠以德而不徒威之以兵義之所關甚大而詞甚美所謂君子贈人以言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中興北伐玁狁西伐西戎南伐淮荆王又自將而伐徐知南方之難靖也故相其形勢而益封申伯以謝邑所以

扼荆徐之吭也北城朔方南城謝可謂識深慮遠矣吉甫前伐玁狁知北方之患已除所可慮者南邦耳馭之以術則虞詐愈生威之以兵則叛服不常此非覃敷文德威惠並著無以服其心也故詩于此三致意焉疊言王命王錫王遣王餞欲其上報天子恩也又言周邦咸喜欲其下慰萬民之望也南國是式南土是保告以安攘之大計所謂其詩孔碩也文武是憲柔惠且

直告以懷遠之良圖所謂其風肆好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言天生衆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理民之生也即秉此理以為性故性無不善而見人之有善德者必好之矣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凡民皆然而况天監有周因天子之明聖特生仲山甫以保之則其懿德更超於烝民而天子之好之亦必異於常人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古訓先王之典也若順命令賦布也此言仲山甫之懿德也山甫人臣也臣道主柔是其則也然恐其柔之過而弱也故必嘉嘉者禮也柔而能立於禮

斯合於則矣令儀令色柔於外也小心翼翼柔於内也古訓是式法古之禮也威儀是力行今之禮也柔嘉如是是謂懿德故天子好之使之布令於四方也天以其理錫之烝民則為明命性之所以善也君以其言布之天下亦為明命道之所以行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也式是百辟者位冢宰正百官也纘繼戎

汝也祖考謂周公與獻公也權德輿曰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即首章所謂保兹天子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言也發起而應之也式百辟以保王躬司喉舌以賦政事皆王命之詞所以任之者甚重則好是懿德可知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否不順也言王之所命邦國或順或否皆能明之順者奬勸之否者戒飭之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朱子曰保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是也肅肅王命奉而行之所謂賦政於外也邦國順否皆能明之是以四方爰發也天下未有不保已而能保人者明哲保身乃所以保王躬也天下未有不事上而能使下者夙夜匪解乃所以式百辟也仲山甫之懿德如此亦

可以常為王之所好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此下二章言仲山甫之不宜徂齊也民之秉彞原無不善而氣質不齊故有剛柔又有善惡其剛惡者所謂彊禦也故世俗有言人之待人有如食物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不然夫仲山甫所謂柔嘉者也惟柔故柔亦不茹柔而能嘉故剛亦不吐不

茹柔則不侮矜寡矣不吐剛則不畏彊禦矣此柔嘉之所以合於則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細也儀度圖思也衮職王之職也言秉彛之德其端甚微而其幾甚細非明健兼至不能擇而執也故人亦有言德之微細有如毫髪民鮮能舉之我思度之維仲山甫察之明而守之固故獨舉之我雖

愛之莫能助也察之明故衮職有闕人不能知而仲山甫知之守之固故人以為不必補而仲山甫必補之也補衮如是則宜朝夕納誨而不可出於外也明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言今日者仲山甫忽出祖矣業業捷捷每懷靡及仲山甫

之忠也不敢不盡心也然而王命仲山甫則城彼東方也城朔方為玁狁城南方為荆徐城東方者何為乎是無大故而出重臣於外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用遄速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淡遠也言仲山甫之所以當遄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耳葢以仲山甫者

天生之以保天子王命之以保王躬一旦去君遠行自不能無永長之思而我作詩以慰之者以秉彛懿好原有同然但使不懈其柔嘉之則曲盡其補衮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自好之不必以徂齊介意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荆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然勵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畧城彼東方非

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衮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衮職有闕式遄其歸情見乎詞矣至其物則秉彞指性命之實古訓威儀兼知行之要剛柔不偏得克治之道德輶克舉盡擇執之功其於學問醇乎其醇山甫固深遠矣吉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在涿郡水經注云濕水徑良鄉

北界歷梁山是也甸治也毛傳云禹治梁山除水災

是也有又也倬明也言禹之功大矣今又將脩明其

道故命韓侯為方伯也王親命之重其事也纘繼也

戎汝也韓侯之祖考有曾為方伯者故命纘之也解

𢡟虔敬共恭也朕命不易言朕之寵命亦不易得戒之也榦正之也不庭方者不來庭之國也韓城近燕北方之國不來庭者甚多故欲其榦而正之以佐汝君此命為侯伯之詞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天子之鎮圭命為方伯者錫

之崧高之詩曰錫爾介圭是也諸侯秋見於王曰覲
淑通作𠎀𠎀青色也何楷曰大旗以封同姓其色青故
曰𠎀旗也綏章注鳥羽或旄尾於竿首也簟茀錯衡
見采芑鏤刻金也錫當盧也鞹革也鞃式中也兩較
之間横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
以虎皮覆於式上也鞗革轡首金厄以金為環也此
詳序其入覲錫予之禮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祖祭行神也仲山甫出祖始行也韓侯出祖返國也鄭康成曰尊其所往去如始行是也屠地名顯父王之卿士也謝枋得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有等差是也路車乘馬王所贈也采菽之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且多也胥相也言韓侯與顯父相樂榮君寵也此詳序其餞

贈燕飲之禮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名汾王也蹶父周之卿士也韓侯迎止行親迎之禮也蹶之里蹶父之采邑也諸侯娶夫人迎送皆以百兩鵲巢之詩曰百兩迎之是也諸娣從之者諸侯一娶九

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而靚也如雲麗且多也此詳序韓侯親迎之禮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韓姞者蹶父姞姓其女歸韓故曰韓姞也左傳曰姬姞偶其子孫必蕃是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川澤魴鱮言水產也麀鹿熊羆貓虎言

陸産也慶喜令善燕安譽樂也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樂娶於姞也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樂歸於韓也夫婦相樂内和而家理立國之本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賦也溥大也韓城在涿郡王肅曰聖水出方城縣北東南徑韓城即詩所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者是也

以先祖受命者韓侯之先祖曽受命為伯以撫百蠻也追貊北狄之國也王錫韓侯以追貊使統受北方之國因以繼其先祖而為伯所謂纘戎祖考榦不庭方也墉城也壑所以畜水也實墉實壑修城垣通水道也籍與藉通孟子曰助者藉也實畝實籍正井疆定田制也貔白狐也赤豹黃羆皮之色也言韓侯能修城垣通水利定田賦而貢其所有於王所謂夙夜匪懈虔共爾位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韓侯受命為伯也王者錫命侯伯非徒寵榮之蓋實有其職焉觀其錫命之詞訓之以纘祖考共爾位榦不庭而韓侯果能受北國勤民事修職貢則聖主賢臣經營天下之規模可想見矣至於敘錫予及於鉤錫幭厄所以昭恩且明禮也言餞燕及於魚鼈筍蒲所以數典且示儉也言樂土詳其魚鹿熊虎固以章物產抑以

見佃漁之利可佐民之衣食也叙職貢指其羆豹貔皮固以明忠敬抑以見貢獻方物各呈其土之所有也至於首言梁山禹甸而中及於韓侯之娶妻有以也自古勤民事者莫如禹而善齊家者莫如文王則壤成賦固歷代所不易而刑于寡妻則有周世守之家法也韓侯之墉壑畝籍盡水土之功固以纘禹之服而親迎燕譽有關雎之風實以秉文之德也雖直叙其事而

其道有大焉者矣孔子賛易曰其旨遠其辭文

韓奕有焉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江漢二水名並舉之者漢至夏口合於江也征淮夷而言江漢者是時蠻荆已服江漢道通故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絶其去路也浮浮氾也滔滔遊也兵沿江行如水之遊也匪安不

遑處也匪遊不遑息也求責也聲其罪而責之也舒緩也鋪陳也出車設旟而不敢緩者既至其地將鋪設以陳兵也方叔之伐荆蠻也亦曰陳師鞠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懼而服焉斯已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湯湯流而安也洸洸勝而威也見淮夷之已服也四方淮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又經營其四旁之

國使皆向化而後可告成功也所以然者江漢之間
其國甚多淮夷倡亂必皆觀望故四方既平斯王國
庶定天下皆無爭鬬而後王心始寧也蓋兵者不得
已而用之必不用而乃寧故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
大臣又以王者之心為心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滸水厓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疚病棘急

極中也書曰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於南海中界大江凡徐揚之域皆江漢之滸也人繁而地廣故王命名虎乘此兵威以次開闢所闢疆土皆行徹法無重斂以病民無苛急以滋擾平其政令來取中於王國所以除四國之暴而柔新服之民也于往也往而疆之正其經界往而理之通其溝塗經之營之至於南海則普天之下皆遵王制矣朱善曰封建井田政之大綱故江漢既平闢四方之侵地所以復封建也徹四

方之疆土所以復井田也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與徇同撫徇之也宣布也名公康公奭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至於南海則可以止矣故王命名虎來也來而撫旬吾之人民來而宣布吾之德意也昔文王武王受命之時維名公奭是為良翰日闢國百里亦在江漢之滸也無曰予小子

敢比德於文武而汝之功則名公是似矣汝能開敏

爾功我將錫爾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名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也秬鬯以秬黍爲鬱鬯也卣尊也文人謂

文王也書曰追孝於前文人是也錫山土田者諸侯

有功則益封以地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

周岐周也名祖穆公之祖康公也言錫爾玉瓚秬鬯

一尊爾往岐周告於文王之廟言我錫爾以山川土田用賞爾功爾從岐周受命於祖廟亦如爾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也自此以上皆命詞虎拜稽首拜命也天子萬年拜而祝之也謝枋得曰錫山土田必受命於岐周者明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名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又思康公之德則必竭乃心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令主不徒責臣子以事功而惟勉之以忠孝

本於人心天理以感動之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既拜而又拜者有所敷奏也言敢對天子以詞以宣揚天子之美命王命虎以名公是似虎敢不竭力盡心以成召公之功而祝天子之壽抑又願天子之似文武也明明天子既有令聞矣所願日新又新進而不已覃敷文德使

敎化洽於四國無徒用武以威之也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已功而引君於道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平淮也淮夷之為患久矣成王初立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中興初命吉甫伐玁狁繼命方叔伐蠻荆南北既定矣乃命召虎伐淮南又命皇

父伐淮北葢用力於淮夷為多也觀虎之式闢四方至於南海其功亦偉矣哉然詩未嘗侈言之也當經營之初已期庶定靡爭銷兵革於不用暨式闢之後惟事疆理旬宣奠民生於永安至其錫命對揚之詞君惟訓臣以忠孝臣惟告君以道德三代而上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者此足以觀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萬時華曰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宣王奮然親總六師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是也王命親命之也皇父南仲之後以卿士而兼太師也整治也六師皆發王親行也戎軍事也敬慎其謀也所謂臨事而懼也戒申其令也所謂師出以律也南國徐方也行師而言惠者伐暴乃所以安民也既敬既戒法也惠此南國道也孫子曰善用兵者

修道而保法此之謂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故王親命休父副之故令尹氏命之也左右陳行副中軍也王命皇父將中軍而使休父將前軍先行循淮濆以覘徐土也萬尚烈曰淮在徐南其勢相倚此徐夷逃遁藏匿之藪王師自西北來若惟直擣順攻不

為東南壅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即已定策循淮浦以省之使徐夷不得越淮南奔即後所謂截彼淮浦者是也三事三卿之事也天子自將三卿居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壘也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也不留不處戒詞也前軍先發貴於神速行不可遲留止不可久處早至其地以經營之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就

緒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業業敬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舒紓也作奮也紹糾緊也遊散緩也南國之民困於征役而時被侵侮王欲舒其力而保其土故奮然振作以來也將欲舒之故不紹恐滋擾也將欲保之故不遊欲及事也所以然者以徐方絡繹騷動宜有以震驚

之故天子奮作親總六師天威所指有如雷霆使徐方聞而震驚將不戰而服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闞勇貌虓虎怒也鋪陳敦厚濆濆截堵也言天子至淮而徐猶不服故震怒奮武移師前進爪牙之臣勇如怒虎厚集其陣於淮濆而時出奇兵以執其醜虜天子又以王師居於淮浦而截其去路彼欲拒不

能欲奔不可所以服也於此知宣王之廟算矣由江漢以伐淮者截淮夷之後也率淮浦以伐徐者截徐戎之後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固濯洗也凡戰陣之法分合動靜縱横奇正而已王師衆盛當其分也有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江漢二水會也時而靜

也如山之苞不可揺也時而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也縱而計之綿綿相續不可絶也横而觀之翼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用以洗徐方之汙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謨允信塞滿也庭朝回邪也言戰而勝矣其

所以服徐者則不係乎戰也由平日王政之行誠信於內而充塞於外天下感其德而不能外其化故徐方來服而自同於諸侯此天子之功非武臣之力也玁狁西戎荆蠻淮夷四方既平徐亦來朝徐人既無回邪之心則天下永無爭戰之事王自此可以旋歸而銷兵革於不用矣凡師出貴於貞言王猶允塞歸於道也武成患其黷言王曰旋歸止以義也此則所謂因以為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因以為戒也徐為伯益之後而淪於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爾僭號盖負固之方惟徐為强也宣王中興玁狁西戎既畧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由江漢以伐淮夷然後循淮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北伐南征王未親行平徐之役天子親履行間敦鋪執虜而後定

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幸勝而王靈亦稍褻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叙戰功此獨詳言其師武臣力之狀而歸之於王猷允塞終之以王曰旋歸詩人之意盖望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角勝也其後宣王以黷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民於太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見之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塡久厲亂瘵病也蟊害苗之蟲也自外來曰賊
自内生曰疾夷平屆止罟網瘳愈也朱子曰言昊天
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轍曰國政有定則
民受福無定則受其病也何楷曰蟊賊外至以比皇
父號石父之類也蟊疾内生比褒姒也内外之蟊相
煽為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期如張網羅以陷人於罪
而日夜不收則民之病無有平愈之日矣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收拘說縱也輔廣曰前四句承上蟊賊而言其侵年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已也後四句承上罪罟而言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智也城猶國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鳥長舌

能言也階梯也寺奄人也朱子曰男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以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以其能言足為禍亂之階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是也匪敎匪誨是維婦寺言自古人君之側其相依為奸而不可敎誨者惟婦人與宦官彼既不識禮義廉恥之防而又不可與言興亡禍福之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是

不可不痛懲而預防之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至慝惡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君子有位者也公事朝政也休息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忮害而變詐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至後而其言不驗則又背其前說以自觧而誣人此其為害豈曰不極乎而王猶以

為不過侍巾櫛供灑掃之人耳胡能為大惡乎是以婦寺愈熾而小人緣以為奸商賈三倍之利今之君子皆能識之婦人本無公事今則休其蠶織而干預朝政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也富猶福也介大狄害胥相弔憫殄盡瘁憔悴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以不福王哉由爾舍女

戎之介狄反忌予之正言故也天降不祥而王不憂憫不敬天也一切威儀皆與先王不類不法祖也不敬天不法祖則善人無所施其力而皆去矣善人國之紀也人亡則國瘁人皆亡則國殄瘁矣傷之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禍優多幾近也言婦寺之害終不可除則是天之降禍其類多而其期亦近矣人之云亡則無復

維持補救之望矣我心憂之而末如之何惟有悲而已矣後宮色盛則君子隱伏讒人高張則賢士無名依古以來國家之季大率如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涌貌檻泉水上出也藐藐遠貌鞏固也以泉之從出者深興憂之從來者遠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不可為也雖然天下事天與人共之

者也天甚高遠而神功不測雖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猶可以救爾後焉葢仍以敬天法祖望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也幽王之亂生自婦寺人所知也而聖人有取於瞻卬者以其知救亂之道也世之治亂人為之實天主之天心一回靡亂不治回天之道在於法祖法祖之道無他改其忝祖

者而已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皆反之所謂忝也但能改過取其忝爾祖者而無之去虢石父之讒遠褒姒之色賤皇父之好貨而貴周召二公之德則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式救爾後無難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非虛言也但改其所以狂者而作聖之功已在是矣深望王之自勉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言上天甚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盡皆流移中國邊鄙莫不荒蕪不知何以致此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賦也訌訌誰椓喪也共與供同潰潰昏亂也回遹邪僻也言上天所以降罪者由於小人蟊賊奄縁婦寺誑惑於内昏庸椓喪不供其職此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實用之使之治平我邦是以饑饉流亡也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貌訿訿讒謗聲玷缺也填久也言小

人頑慢且善讒謗其於政事必有所缺而王曾不知

君子敬慎久著勞績而不安其位且至於貶黜也何

楷曰兢兢業業者即末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尚有舊

者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岸上者潰壞也言

君子小人用舍顛倒如此是以民生日困如彼歳旱之草不能暢茂又如棲岸之苴立見枯槁我視此邦之人無有不潰壞者所謂淪胥以鋪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富祿時今疚病疏粗粺精替廢也兄與況同嘉與之也言昔之時亦有受祿而富者不如今時之謬也昔富君子今富小人也今之時亦有失位而疚者

不如茲人之甚也庸人之貶猶輕君子之貶更重也
譬之於米小人如疏君子如粺亦易辨爾王如辨之
則彼小人當自替之胡不自替而專嘉與之使得援
引其黨類乎怪之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頻涯也池自外灌故竭必自頻以比王澤之竭
由外有小人也泉自内出故竭必自中以比王澤之

竭由内有褒姒也羣小豔妻内外為奸其為害也溥矣而王猶不悟專嘉與之使其害益大則危亡將至豈不災及我躬乎憂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名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謂宣王也受命謂中興也名公謂名虎也王命名虎式闢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所謂日闢國百里也至於幽王四夷交侵諸侯内叛所謂日蹙

國百里也父何其盛子何其衰然今去宣王之時未遠也維今之人不尚有與名公共事者乎但一用之則中興之業計日可待而終於不用豈不哀哉

名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名旻刺幽王也任用小人以致喪亂也然其時非無君子也但一用之則轉禍為福易易耳是故瞻卬之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名旻之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猶匪風下泉之意也風

雅之終其旨同歸聖人欲撥亂世而返之正其

心豈有已時哉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八